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30 1940

6

T 8140/3272.83

濟陽縣志卷之十

邑令臨桂胡德琳纂修

藝文志

記

新修縣城記

全張穆仲

山林野叟知猛獸為害必樹柴柵而施窬穿以待之閭
徑鄙人知穿窬為盜必峻垣墉而嚴扃鑰以防之蓋思
患設險以固吾圉為安全計者夫人類能焉通都大邑
萬室所聚朝市百司倉廩府庫星列棊布錯峙其中所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以禦外侮而杜奸宄者必假金湯以爲之守故穀梁子謂城以保民而爲左邱明亦有懼難之說粵自澶淵之盟南北結好百數十年時和歲豐吏民習治諱言守備一旦人貧盜起變生所忽操鉏耨而陷城郭者蔑有藩籬之限由是虔劉我井邑殺畧我士女凶焰孔熾吏莫能誰何人始不聊生矣宣和甲辰以迄建炎饑饉荐臻京東尤甚加以師旅之役因之以姑息之政良民爲盜者十室而九蜂屯螿拒隱若敵國州將熟視曾不加恤逮我節制相公來守是邦威克厥愛信賞必罰風行

草偃姦盜屏跡四境之內路不拾遺乃天會七年夏五月我公安撫京東淮南等路河北諸府亦在節制移鎮東平寅奉臺奉昇都鈐公畱知濟南軍府事式遵嚴君之治三月報政人用康寧昔之轉徙者携婦子而反罔里弄兵者賣刀劍而買牛犢肩摩袂連化成樂土公長慮却顧懼民難保乃分章邱臨邑禹城長清之地剏建二新邑以相綱維爰相卜侔來獻圖允契輿情暨秋九月得請廼命忠翊郎康端出宰濟陽廸功郎崔實爲主簿承信郎劉虎臣爲縣丞以佐之於是稽匠人之法考

官隅之制肇築崇墉以限中外經之營之越四旬而告竣遠近之相依捍禦者日益至懷險阻者舉有制而莫逞外寇之欲窺伺者亦潛消於冥冥矣黃童白叟復見和平莫不感涕喜戴吾良二千石之賜賢令佐之功也因相與議刊堅珉紀其成績傳之來裔以爲邦人無窮之思屬余作記竊以古人興一利除一害教陶甃以爲居室建學校以申孝悌開河以拯昏墊修渠以資灌溉功苟施民必有文字紀述歆譽厥美矧茲新邑控扼一方內作屏翰外作輔車安百姓而折強梗一舉而衆美具是宜可書也已謹按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之三十年城濟陽以城在濟水之陽因以爲名至漢改城爲縣隸陳畱郡隋室則分隸濟陰唐世則復隸汴州武德四年以其地置杞州而縣隸焉貞觀元年縣隨州廢宋開封之故濟陽是也今縣適居清濟之地敢志其始以俟職方氏考焉八年二月初一日

創修縣衙記

何

標竿揭鎮麗陽邱版圖者幾百祀中原平治時嘗以棧走集地復阜繁不滅一劇邑宋秋兵殆天下騷動痛拔

圖觀而起燬郡版縣千里無完閭茲鎮亦在燬燼之域
大令節制河付以靖

亂事念齊之無

邑榛莽彌望盜得孽芽其間境環數百里非一令所能
經畧議分所部爲鎮禦計具兵未可彌待饋東北顧此
地爲要津距河纔步武耳旣足分制姦宄舳艫機岸裝
發軍食計畧可辦於是請命三師祈臨邑封圻之半卽
其地爲濟陽縣而標竿之名移於職方氏實天會七年
冬十月七日也縣旣構成治署未備徐侯蒞政之明年
按籍歎曰吾邑環四鎮列二十寨總萬八千四百餘戶

郭郭肆市咸爲可觀獨無縣署儼羣目之望正如一人
身衣裳劍佩前後檐如獨未冠也吾何敢後騰賤州刺
史途許興役阜昌八年冬十月萃百工而經始甫三月
而落成吏舍賓廡獄區庫局無一不具公堂燕室意象
軒軒直出鄰境之右考瓦木丁匠之費於民無錙銖歛
噫前政於茲署畏縮八年不敢輕意何其難耶徐侯一
號令之間不閱月而莊麗爲一甚偉觀又何易耶吾見
簾幕風微庭無干戚尊疊日永巷有絃歌德望炳炳與
茲署丹雘爭耀又自徐侯始天眷元年四月十五日

重修縣治記

明王 煥

成化十有九年張侯吏濟陽既至惟公惟明惟慎惟勤
用求底績於成厥邑繁劇政務叢脞考之圖志古齊地
也功利謀詐之習猶存故民多懷好好訟治者難之自
侯下車越明年政通人和羣心帖然悅服回風向化嗚
呼何前歷千百年之遠而地猶地也民猶民也謂非布
德宣令者之咎乎不然何以張侯蒞政二載之間而其
效遽爾可述雖未必遂臻丕變孔子所謂有恥且格者
庶幾矣於以知人才之不恒遇蓋如此是年正月譙樓

災治舊有堂廡創自金之天會以至於今雖繼相葺緝
而傾圯卑隘弗堪事事侯因是自責曰譙樓治中之冠
冕廳堂黎庶之觀瞻烽燧警扈所係匪輕天之降殃寧
無所自耶不然茲邑將昌而天亦厭其凡近將欲宏規
制以示瞻仰俾主民者大其政教耶乃深自克治而政
益加修遂鳩工度材而改建焉始樓五高四丈餘廣次
之設鼓二次儀門五廊房三十四次正堂三抱厦三東
西典募問事二廳次兩庫次後堂六架閣等庫十二隆
麗上凌丹堊炳燦煥乎維新朗然可仰其卽古諸侯之

度歟然政必有教而學又不可使墜也侯則於殿廡儀門櫺星特加采飾與夫後堂號室奉祀之具咸備又謂功必有報而八蜡實利於民祀典久缺乃爲廟以享之置田二十一畝俾尸祝者主之以奉祀事治人事神蓋無所不至焉夫與大功必用乎民經大費難任乎已是以能振舉者不無傷民之嫌懷惠愛者鮮抱運施之術故凡在所當舉而大功以集此豈刑驅勢迫所可爲哉蓋必有其道矣才能之高下於此乎可考焉昔言德必稱乎位而余亦謂政必稱乎堂侯將不久於小試而大振厥施後之繼侯而坐斯堂也豈可但侈爲威福之地而已也必思侯今日之政有以成乎斯堂而吾得以安享其成豈特無愧於斯堂而又當求無愧於侯可也子與侯同里聞昔同予游而予少長知侯爲詳侯生平有大志豪邁剛直不與俗浮沉故其見於施爲者亦皆正大光明之業庶乎所謂社稷之臣矣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侯之謂也侯名端字孟莊常之武進人舉成化乙酉鄉試有文登于錄是其文章政事可取法附於末以告未嘗知侯者豈成化二十三年歲次丁未仲夏

修城記

侯加乘

余蒞任之次月視濟邑城惡頽然培塿監牧緣躋幾成
達道幸以前令得請於上加派額糧千二百五十餘金
供繕修之需明年季春朔工肇舉越六旬五日報竣凡
用役若干人通工料費金千有奇宜屬詞以記歲月或
謂財民財力民力令何功而侈記爲曰政爲財民財力
民力令不尸其功而不容已於記也夫九仞基於簣土
長堤潰於蟻穴其積漸之勢也濟邑雖褊小豈其原無
完堞而一旦傾圮甚 令令周章而民竭蹶量工命日

僅僅不愆於素哉風雨摧敗歲月遷延所由來舊矣宦
斯土者傳舍視職秦越之瘠肥視邑泄泄然惟緯之恤
而遑憂其它日消月縮小坼大崩跬步不已至於尋丈
尋丈不已至於千億保障廢盜賊生萬不得已始議大
舉而民財與力詘夫綢繆桑土計定於先因時而作事
者事逸而功倍第藉令令實慮痾瘵而念切膏脂聽政
之暇環堵遍歷遇有坍塌輒爲補葺月修之省役千之
一季修之省役百之一歲修之省役十之一諸費以是
爲差若是而財不加徵役不淹時闔邑之民陰受其賜

矣方城工之既成也十月之交舊城東南坵丈餘余出
緩金以佐板榦浹旬而維新繼自今願以舊令尹之政
告新令尹曰庶幾勤省視而時繕修乎則民力民財倘
寬萬分之一也記之意不虛耳

重修四城碑記

國朝解元才 邑令

王者設險守國厥重埤堞雖本論衆志成城人心先形
勢疇識形勢莊人心加固也濟之陽之墉由來土堆匪
媿金城百二襍超晷寧氓敦業儉畱不閉戶風胡通杏
兵搖氛商羊鼓翅捍厥忠愍厥勤先垣堦復垣堞坵再

堞畚鍤擊歌業歷三紀未息還愀不嘉以難堪圯衛更
謫備石之玉精泥之模合堅貫壘層允云巖壯仍覲夙
制樓或側邊堪斷整足或墟陵應緒肇基端藉盤古斧
輪班斤之廣材杏丹爨木比周文求崇夏儉數椽重新
凡磚觀收上回天曷尤鳥舞外拒愁曷虞鳥合以敦儉
更閉戶曷云金城曷云百二整嚴形勢心志城府已不
須言督工鷲颺暑零陰版築艱餒腹汗背趨工慨施不
惜色工竣之告銘諸久遙曰溥彼故城濟師再完兩月
陰圯夜星奮竣始急池塹濬築深堅繼園棲泊豎立崔

鮮不日成攻子來嘻歡華護九邑靜福綿延順治六年
歲次己丑八月之吉

重建大堂譙樓城樓倉廩碑記

司徒珍 邑令

自周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宣罰之相沿至今
百里有長顧蒞斯任者不難於植柳種花而難於憂民
余少爲諸生時頗企余鄉文正范公襟期魯山太邱似
非所安奈迤邐坎坷數十年始任濟陽下車之日惴惴
焉惟敗績之憂是憂於吏勤以治事儉以自奉公以聽
訟欲廣以民情究所以爲吏者不過守青蓮不愛錢

三
之業業五土之利而鰥寡孤窮得所依囹圄桎梏鮮有
犯者或於導揚風化撫字黎氓之職無大玷乎而余憂
靡已焉念

朝廷

設堂解俾令朝夕親民堂以外
譙樓俾令得兢兢問
夜毋致曠事誣民城以上備三
置坐墪樓出堞四
尺俾令據以守望而安民凡種
民計者皆憂心所
至也濟之堂建自明正德間一
貫公譙樓建自成化
間張公端城樓修自萬歷侯君
加乘至今各二百餘年

崩折之歎匪伊朝夕余因捐資各爲重建既得以問民疾苦保民行息而又設倉厥備賑以甦民涸庶幾秉勤儉虛公以出政令平罰賞而卽是邑之耗羨債是邑之公務亦可以見余不愛錢之孤操矣雖一官一邑不能展壯盛襟期有濟天下而頗不見損於元陳諸公七年以來憂民之憂士民咸信余心今一旦欲舍之長去不能無惓惓於此也惟望繼余者垂堂出治聽更聲而加謹望五尋而悚慄則導揚撫字之方必有十倍於余者余雖歸老金陵猶將於採風問俗之餘爲吾民深幸也夫豈能一日忘情也哉是爲記

卜居堂記

侯加乘

牧愛堂後有廊傾圯不足以蔽風雨余撤而改作梓人獻圖余以堂後曠邈不屬擬聯爲二字蓋堂後旣以截路分房宅制首層當北向啟門曰巽爲巨門二層懸筆三爲文曲四爲貪狼主房在焉于制叶卜云其青草構木合客有姍余者曰聞之懷與安實歎者吾子東西南北之人也而何詳於居也余應之曰客其以此居爲少陵之赤甲而余且以此居爲湘景之江潭夫嗶伊嚶

今宦之通致而惘惘款款夷門之素心吾將叩大策端
尹而卜焉曰清耶濁耶醉爲醒而醒爲醉耶而何居之
足懷客憮然抑掄遂與共酌擊壺而歌邊爲之缺矚目
顏其堂曰卜居

創建鞏濟樓記

明樊吉人 邑令

濟陽距省城三舍東接青齊北拱神京夙稱繁疲之區
蓋巖邑也自奴變之後白棒遍地蝗蝻障天殘邑勢如
孤注省會危於繫卵岌岌乎殆哉不圖有今日也不佞
筮仕上黨奉旨收拾殘破西晉撫按題奏未允遂於崇

貞十二年五月念二日促裝上任矣出門借家無不人
人危之不佞以爲鎮定人心在此一舉入境之初城門
晝夜不閉居民零星數家富民逃之他鄉紳士遷之別
邑號呼晝夜聞啼鬼蕭條向日掩空城此時此際直謂
之無濟陽可耳急單騎下鄉招撫流移賑恤傷亡卽白
棒亦遍招安無不人人感泣旋彰示勸諭爾輩原是良
民不過一二強有力網羅於其間是白棒也實卽我窮
百姓也卽時解散便成好人招安者不下一二千人至
被虜之子遺非婦哭其夫卽母哭其兒按殺虜一人給

銀五分如此者亦不下一二千人然後招募衙役點選
城兵士紳好義各輸所有以養勇銳之士而根本之地
已成苞桑勢固心聯一切冲天掃地之號舉授首焉地
方有安瀾之慶省會無北顧之憂六月初二始雨百姓
苦不能布種或有地而無人或有人而無力牛羊六畜
舊搶劫一空余帶有戰馬十匹一併售去易畊牛買籽
種至牛不能遍及直以人力代之終歲猶稱有秋不用
推敲而漕糧米麥本色完有二萬餘石京邊錢糧折色
亦不下四萬餘金遂繕修城堡百雉爲之重完鄉

之大振火藥器械糗糧草束翠然畢備大半皆紳士樂
輸之力併不取自民間不佞遂樂享其成自計如輕刑
薄賦簡詞訟恤驛遞賑貧民等政不可枚舉皆煦噢小
惠非從艱危中出不敢贅也濟陽在太平之世以城池
則單薄以官衙則湫隘以錢糧則半屬拖欠以人情則
輕於流徙且從來多盜長吏猶不免焉吏茲土者互相
容隱至敗壞而不可收拾殘破之後更難言矣諸紳士
相向僉謂宅後宜建危樓蓋濟水在陽中流一柱實守
護重地與窮踰盼而廣宴安者不同因顏之曰葦濟樓

從此根本永固保障日隆轉未濟而爲既濟之亨者不無磐石之固誌茲役也非自譽也鐫之於石因明厥心崇貞十三年歲次庚辰六月立

重建明倫堂書壁記

李子冲

洪武八年冬江西吉安李謙來牧是邑始至拜謁先聖見廟兩廡門牆頽毀太甚首開櫺星門二十餘步繚以周垣以寬其內廟楹兩廡賢哲儀像咸加修理洪武九年秋相舊講堂隘陋乃撤其舊而營治之洪武九年冬十月甲子記

按李子冲舊志作子冲誤今據學宮碑正之

加封孔子至聖文宣王碑後記

元 劉敏中

先皇帝始嗣位制加孔子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頒示天下濟陽將勒石廟學其簿徐益典史張思敬介邑儒故內翰損齋楊公之子去疾暨教諭石光弼以鄙述見屬竊惟大成之義見於孟子之書朱子謂孔子集三聖之事爲一大聖之事如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爲一大成斯蓋大成之義也嗚乎大成之聖不可得而名矣孔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是知聖人之道天道也道同天道可得而名乎哉雖然其曰小成

大成云者推而求之猶有說焉三帝三王之典三綱五常之要載諸書傳諸萬世者夫子可見之道也行之一身則一身治由一身而至於一家治小成而大成也行之一邑一郡則一邑一郡治由一邑一郡而至於天下治小成而大成也行之一世則一世治由一世而至於萬世治小成而大成也然則大成之義庸有既乎我國家列聖相承武威懔八紘文德洽六合京師盛辟雍之制闕里崇祠祀之禮登賢翊善黜佞夷惡皇風清謐融融熙熙溥海外內學校林立然猶德音屢降繪畫迭出

一寧懇切未始不以興學獎士勵風教是急聖號之加也宇內抃舞改觀相慶咸知朝廷所以重道爲民之意嘻奉朝廷之意使其治由小成至於大成豈非長民者之責與濟陽邑齊魯間禮義之俗號稱易治繼今以往可以覩武城之絃歌而應虞韶之九成也邑大夫勉之皇慶二年癸丑冬十有二月

創建先聖廟記

金陳大舉

國家承平日久自京都至於郡邑莫不有學使秀民得以講道藝其中三歲賓興拔其尤者所以粉澤禮樂教

化之功者具備天下十有九路文風號稱郁郁然者莫如山東山東會府有三溪山秀爽號稱多名士者莫如濟南濟南屬縣有七水陸俱通四方遊販歲集而月至者莫如濟陽濟陽有桑蠶之饒戶口殷庶其俗尚義任氣然失在夸奢者或有其天性好學如漢太史之說者亦不乏人故知名場屋者往往輩出縣舊無孔子廟凡二仲月釋奠縣官以著令不敢廢期至借屋行禮或僧坊或驛舍無有定處前後不知幾令佐間有欲作新廟恒以品地不能專輒計其工費聞於府聞於轉運例以辦造故難之其事屢寢無如之何一日諸文士相謂曰吾儕尚有闔廬而先聖先師無奠帛獻牲之地彼釋老之徒溺於怪誕猶知修飾祠宇丹刻輪奐無所不至今吾徒反不如彼得無惡耶且十室必有忠信况萬室之邑乎吾徒苟能倡之以誠豈無賢達以誠相應者哉因謀諸邑人得衣冠之族趙氏者願獻地楊彪畫其位置願爲殿爲堂爲齋房爲庖滷華父商者王彥願爲戟槩門及兩廡進士李仲熊爲之祠魏如翼范師祖盧守簡馬遵古張炎李亦顏數人相左右之請於有司旣允而

後除地於蓬藿之聚鳩材庀工以大定十四年五月經始二十四年八月落成擬新先聖先賢之像凡配享從祀者俱以位序列焉秩秩繩繩應圖合禮他邑之祠莫及也觀者嘉歎旣而李仲熊以書徵文於余曰敝邑自天會八年改置以來有司以簿書不責者爲不急未遑於學舍幸獲考實出私臬不煩公帑一物恐來者忘其勤宜有紀述方礱石以待僕以爲學校者風化之本原而人不可一日無也古者黨庠術序之教明於上孝悌睦婣任恤之行興於下蓋人性迂革磨揉入於善者皆由於學然其事難成也久矣雖當途顯人猶病不能爲况里居之士乎楊王二公慷慨好施誠能不愛資具爲人不可一日無者使春秋奉祀有嚴生徒肄業有所其於風化不爲小補將見聽紉誦而仰下風而淳古明秀之俗成詭欺薄惡之習變入其里多禮讓之貌無負戴之老抵冒殊扞者絕爭田之訟椎埋弗率者傳問孝之章如此然後見修學之意也承安三年六月旣望

重修廟學記

元楊文郁邑人

濟陽廟學創於金之大定廢於貞祐甲戌之兵獨其碑

存太常陳君大舉之文也國朝革命餘八十年於茲歷前政固多其有致意營葺如監察御史劉君衡達魯花赤苦思丁嘗屋而垣之以安神主工費不取於官不敢及民或以事集或不久代去竟無以復舊觀至元二十八年承務郎冠氏杜君溥出尹是邑下車展謁卽有重起之志惟君之爲邑也廉而敏勤恪而簡靖事無劇邑勇於身先是以涖政未幾父老安之其明年歲豐時和克伸前志出已俸以興事邑之吏民及好事者趨而和之率私泉以助君乃儲材致用有造有因聽政甫暇躬親督視無寒暑朝夕間首創禮殿次完賢廡講授有室居宿有室時以重門緘以崇墉係設梓泮繪塑輝映肅然如見所謂宗廟之美始二十九年之冬終三十一年之夏旣落其成諸給事劉海等狀其本末走書京師見委以文以紀歲月至正十年八月二十三日

重修廟學記

明江孟綸

濟陽縣學舊有廟以祀先聖有學以養賢才皆國初創建歷歲久因陋就簡迄未繕修成化七年春知縣王璉謀於縣丞李開曰朝廷建學育材其意至矣作新之

功責在存司今微陋如此宜撤而新之於是捐俸鳩工
命梓先作明倫堂齋號師生燕息之所共四十餘間惟
廟廡未遑修蓋而王公引老去矣十年春二月都御史
牛倖過縣謁廟見堂齋完固廟廡傾頽一諾而出粟百
石命知縣孫昶訓導鄒祐協同蓋造命下之日士庶張
斌李隆輩私相謂曰中丞公出粟修廟學所以祀先聖
而教吾邑之子弟也爲吾民者可不歡忻鼓舞罄其所
有以助之乎由是富者獻資貧者効勞爭先疾趨並手
交作不二三月而殿廡及文昌祠俱各全美足以肖聖
賢像貌高明宏壯端重嚴整凡門廊厨庫廟學所宜有
者莫不畢備蓋始於七年春而以十年秋訖工協助同
管者教諭郝濂縣丞章璉張震主簿石鼎典史郝恕董
功老人洪耀韓榮丁鑑良民李昌生員魏贊黃其魯志
遂張昇張政皆有功者故併記之於碑陰

重修廟學記

明和清

濟陽縣學宮創於金大定甲辰至貞祐兵廢元至元甲
午邑令杜溥載建堂殿及儀門後邑丞桑惠翼以賢廡
逮我皇明正統之四年邑宰孫公慶恢拓藻繪之久廡

圮成化間渭南張公鏗清苑王公璉相繼尹是復修殿
廡營齋舍久廼更地嘉靖壬辰孫公來主邑治學宮胥
覆廡梁廼謀之三尹賈公爰肇是工廢者補圯者滌摧
折者易殿宇建完齋舍成立復儲賦以反學階崇以甃
石射圃始構以亭賢宦祠移築於殿一殿宇之後經始
於壬辰秋甲午維夏工寢刻之堅珉以示將來孫公堂
大名入賈公宸廣昌人其二尹郭公淵李公文翰蓮幕
孫君欽咸與有力焉嘉靖甲午秋月

重修廟學記

戴夢桂

費宇坳而絃誦寢齋廡剝而昭祓荒聖祠稽而綸綍逆
公庾圯而牢廡腐落已而舉際其適也甲辰夏督學楊
公權文至掌教邵君以葺告可縣令劉公牽絲至掌教
郡君以葺告可明年發陳朝敘熙晷承氣燥土剛往事
登新事未遑程工訾直撰吉徵良沐樹乎道表掄材提
卽埴而範甃取陶徑哺饑以博力竭至速槩贏於邑饒
經費豐廉工有章苦良心析竣期刻命發不莠功遂奮
取大堂於風雨而併幪之以出教披環堂灌翳諸號而
復之以便業以赭墜神廡白善佛齋所女垣繚泮并滌

牲新敞庾闢鍵牝以覆散輪登耗薤奧區妥啟聖丹
獲反字之楹三重白焉以恭制伏金不寫鄉部不知
四秋不病三月甫久而戴蓋耽耽矣嗟嗟姚姚劉公之
渠渠於是也淑人字也素屈無學野學而不飾廢飾而
無法靡庇學神也屑越不崇悖崇而不守渙字而不蠲
褻法以飾學學以淑人修斯來矣蠲以字神神以庇學
牖斯溥矣聖學邇聞可起也矧撫仕公名韶晉州人

重修廟學記

明李 燾

濟陽廟學創自金大定迄今四百年間而復修不知
凡幾萬歷乙亥秘公來令茲邑下車首謁夫子不忍廟
學頽圯遂欲修之第重大之役難以卒舉故僦甃塋材
諸所當需者悉漸蓄預收於未事之先迨歲戊寅不請
於上不取於民節經發羨募役餉工擇吉播告謀度既
備乃屬僚佐主簿馬君駕察勤惰典史柳君世恩供資
用復委二省祭官分董其事嚴以刻期使撤毀之日同
造作豎立之日同繕覆塗繪之日同小大協力前後畢
舉始二月十八日至三月二十五日甫月餘而工告完
廟廡肅嚴堂星崇殿齋舍屏宇門屏臺砌咸極精美牆

垣池泮欄楯巷道匾題几案靡不更新公名自謙由鄉
進士直隸晉州人爲令善政不可勝紀此修廟學之一
端云萬歷六年秋九月

重修廟學記
國朝 艾元徵 邑人

蓋自文王歿而吾國夫子興道德功業爲生民來所未
有故天生素王作斯文宗主羣聖無得比隆焉宮將在
望則仰止彌親先後增修乃明禮觸發凡膺民社而尊
經術莫不兢兢於整飭學宮爲急務者矣吾濟邑廟學
在萬歷天啟間李侯淵廣文解君暨王君錫恩張君亮

典客郭君夢疇次第修舉頗饒氣色居諸漸久棟宇坍塌
廡齋及圍垣大半歸烏有每一瞻顧幾許淒涼前此
何掌教福元張司訓世珩亦倡興作僅能補葺正殿及
兩門而止輪奐改觀是有待於文翁范甯瞻盼未諭何
時迨癸巳秋戢大夫民服至矣初入境觀汪洋水患穆
然咨嗟思欲拯溺旣恤民隱更篤斯文展謁先聖見蕭
條景象語諸子衿曰凡百可需次而崇道育材地是應
急圖愷悌滿腔運之以敏練甲午履端人安政簡便理
前語乃捐半載俸刻期經營且云懿德之好誰不如我

其協力以臻厥成於是羣情踴躍署教諭桑君行素張
司訓潘尉寅道咸以俸薪佐之諸紳衿各出資無恡予
方暫憇家園快覩其事一門上下悉殫力有所効庀材
鳩工擇勤練文學任生逢聖王生視遠董其役大夫與
桑廣文勞來省視有敏無懈有檢無靡若啟聖文昌兩
祠若兩齋及前後門牆一一增飾至於東廡九間頽久
並置格窗供几工費尤繁則劉生聲遠及其子璵毅然
任之此更恒情所難者仲秋伊始閱三月而報竣明年
大夫復建雲路坊見奎閣傾圮增以崇麗巍然聳望此

二役更得山司訓斗北郭尉君濬禪益良多及落成則
丙申之春矣合計費近千金時經兩載名爲修而實如
剗成於衆而肇於獨軒閔秀發他方莫及焉非以振作
斯文爲已任安得鼎新若此昔所稱文翁范甯大夫其
庶幾哉爾時桑廣文倡勒石而未能大夫忽以職誤去
延爲缺典嗣而握符者爲張大夫星標行家學爲吏治
受事無幾來暮興歌其篤意斯文猶戢大夫也每瞻學
宮景色亟稱知務爲先得同然從茲殘缺責在我矣詢
及刻珉尙無之湮沒若何乃捐金詣桑廣文謀不刊廣

文曰夙心也敢不是圖而聞風者踴躍猶昔聲遠劉生
則礎石以須矣於是廣文與邢刺史寓書徵記言夫余
雅重兩大夫之治行而於畱神學校喜播其芬更卽閣
務繁劇弗庸辭惟是崇道育才自局中肩之顧選選神
有別營不遑及此究竟所得孰多而大夫之懿政高風
洵爲人牧作榜樣由是新新不已斯文宣卽於岱北濟
水濱篤生碩人貞品爲邦家尤則所望於相繼爲邑者
順治十七年月日

重修廟學記

邢其諫

國家陶育人材功業文章皆發跡於學校從來人牧以
潤色黌宮爲急務念根本也濟邑賢大夫相繼著績迨
順治乙未襄平戢大夫民服用力倍多閱兩年竣役舉
殿廡堂垣樓坊甬道一一鼎新艾司徒撰碑記表揚美
政數年漸歸剝落重新景色是需後令尹後令尹愈賢
則關中固原馬大夫颯也家世文獻端凝穎異幼奉太
翁名儒延訓講求經濟他日出宰一方功業文章期長
畱不泯更効力根本地潤色

先聖宮牆及大夫蒞任濟陽卽欲展布夙心值連禩不果茲

越三載精明運其愷悌政簡民安乃聚紳衿父老而謀
 曰整頓學宮為有司第一義刻刻靡忘此吾展布時矣
 於是徘徊瞻望內而明倫堂牆垣傾塌利用增修外而
 奎樓甬道雲路凌霄兩坊殘缺利用補葺功力頗繁非
 獨力克任而秉爨之好垂諸不朽紳衿農商及民庶善
 類應有同然乃多捐清俸倡始而聞風者踴躍輸貲爭
 襄盛事上有好者故也仲秋上旬庀材鳩工擇敏練青
 衿協董其役大夫與解廣文亮都厲尉名樞勞來鼓舞
 勿亟而來有節無靡逸五旬報竣計費數百金大夫任
 其過半軒豁焜煌瞻仰作肅遐邇莫不歡頌所整頓不
 減戢大夫而鼓舞有方更覺人悅而功捷矣由是鍾靈
 毓秀諸學人彬彬興起所謂功業文章有以經緯世宙
 仰報

朝廷則潤色宮牆之得力大也昔范希文晏同叔皆名儒雷

神學校大夫懿舉殆輝映媲美焉僉議樹貞珉記歲月
 勒各姓名廣文及多士以載筆屬頽質其諫若謂矍鑠
 翁言可傳信者唯唯且懼迴思壯歲撰修學碑記往往
 借銜今踰五十陽秋諸大夫遞修嘉政歷歷在曾臆幸

逢盛典有事爲榮願力憊擲管撮落成梗概雖固陋不
文大夫作人崇本之茂猷諸同志効力急公之雅誼皆
託一片石相延不朽矣康熙六年冬十二月之吉

重修學宮碑記

國朝 李能白 邑令

蓋聞禮重三雍制崇兩序帝王肇興自昔爲然矧今
聖明在御親詣闕里釋奠

先師御器有賜匾額有題推崇聖道罔弗備至誠曠古盛典
也通飭各府州縣增修澤宮俾率土重文教也濟邑學
宮寧可後焉從事乎粵稽學宮建自 之大定甲辰由

來舊矣整修不知凡幾矣但前此或兩廡傾圮而正殿
之巍峩自若或齋房崩塌而明倫堂之軒敞如故一
刷間而百度是輯迺自

國朝順治九年任茲土者劉公諱源濟重修大殿又順治十
二年任茲土者戢公諱民服重修明倫堂康熙六年任
茲土者馬公諱颿龍公諱可旌又重修明倫堂其餘兩
廡等處蓋未修葺繼此以來學宮之內未曾增一瓦
一椽自櫺星戟門而至兩廡而正殿而明倫堂而文昌
祠奎星樓並各齋房啟聖名宦鄉賢等祠或全廢或僅

存蓋頽毀未有如是之甚焉者頽毀甚則工費繁白蒞任之初卽有志重修而一力難支幸也雨暘寒煖無失其時天時助也多稔多黍千倉萬箱地利興也邑之紳衿鼓舞樂從人事協也西廡整修則有儒學王諱琦尹諱國禎率生員徐士博任厥工焉 聖像及文昌奎星像並奎星樓等項整修則有文諱元壽諱元僖諱汝霖等任厥工焉櫺星戟門泮池照壁並鄉賢祠門格及小牌樓柵門等項整修則有王諱永年周諱新邦郝諱懋任厥工焉學師住房齋房以及廚房等項整修則有高諱霖朱諱發魁經魁任厥工焉西齋房東西兩旁修則有尹諱法張諱怡等任厥工焉均慕道急公爭先恐後至大殿明倫堂東廡文昌啟聖等祠並各零星工程自雖俸薄何敢他委焉其餘縉紳士庶捐助不齊未及詳述謹鐫刻碑陰並誌不朽於康熙二十三年三月初一日興工伊始至二十四年八月二十日厥工落成嗚呼向也棟折榱崩每歎瓦礫之將至今也繡閣丹楹欣瞻 聖宇之重新向也匾額委草莽試尋牌位以何存今也門櫺盡藻彩儼然美富之可仰則見夫師贊歎

于堂士忻忭于側咸歸功於自然白亦何功之有不
率先捐俸爲諸紳衿倡耳亦仍歸於人事之協地利之
興天時之助而已是爲記

重修文廟鼎建學舍碑記

司徒珍

讀聖人書當知所以尊聖人尊之者何崇廟以安其居
設學以宣其教是也濟之有廟學自金大定間始厥後
率是土者咸相繼繕葺至今日而頽壞已甚余甫下車
覽之愀然不寧謂聖人不得其安學校不爲急振無怪
斯文之墜士氣之靡也顧其時前令漏卮頗繁俸薪尤
貴因僅從事於季試月課之條而繕葺之功未遑

也二廣文暨紳士助余不逮大成殿迄東廡皆因其

舊而振之又兩歲餘復建西廡且購民房爲明倫堂及
學舍使之爲師者講學有地庶幾教化賴之以行若此
者無非以尊聖人耳邑內公車乏人七十餘載今李生
挺竟領庚子魁薦多士學問文章亦皆較昔日進則又
未嘗非尊聖人之明驗也夫斯文扶之則盛士氣鼓之
則新余老矣行且解組歸田願後之司民社者補余未
竟多士亦爭相琢磨以奮鵬翮則甲第連綿後先彪炳

何不可爲齊魯郡邑之冠哉余日望之矣康熙六十年
辛丑仲春吉旦

續修廟學碑記

曾廷翰 邑令

濟陽廟學因整甲他邑唯大成門垂墮既諭士民勸捐
而以王生櫪年董其役計畫精詳未匝月告竣復廣泮
池砌階地墁牆壁旁及明倫堂之鼓鐘禮器名宦之木
主臺座皆秩然完善無遺憾蓋得人若斯之效也廣文
司君孟甲司訓王君枚左右其間功固不居王生下其
功代有以記其事而徵言於余余惶慙謝之固請曰公

下車二載餘劬勞於賑差之務者過半昨春修三翁泮
口冬修城隍兩廡今二月至五月修養濟廣濟兩院募
修商家圮橋五孔而米家橋亦相觀改造展其規命商
修關帝廟又葺六房浚里井加繕墩營三所計百日內
外廢墜悉舉公殫心職守固未嘗自以爲功然在前任
成侯恪恭祀事勤思補建以啟聖之破落也而更新之
以澤宮之孤露也而樹紅牆四十五丈以周繚之葺殿
角飛簷門二坊暨業神廟並設明倫堂諸扁額東西欄
柵加藻繪將次及戟門旋以遷魚臺夫故未之逮而此

工實多吾儕亦未克救功成賴公追存之倘弗爲記是
棄後功且忘前功也余喟然曰嗟乎濟邑疊遭災厲歉
收蓄人率重出財而竟踵募督理者再雖其中多寡不
一要能解囊橐弛家政奔走經紀彌日累月勤勤乎其
不已也若成侯與余不過集多士弁簿首一言安坐而
觀厥成夫亦何功之有昔人有言貪天之功以爲己力
不亦誣乎夫貪天隱矣貪人則顯隱且稱誣矧於顯乎
且論功於前後尤有間啟聖祠紅牆創也大成門因也
事分難易費別繁簡時區久暫故予無足錄前令與羣
力固不可不錄於是循其實而錄於石使後之人覽焉

修建泮池坊壁記

舊志石
坊名

濟陽縣儒學在縣治南泮自完顏金天會丙午載歷元
紀人明洪武後益增其制規模闕敞丹漆炫耀屹然爲
我濟人文萃聚之區而舊無泮池坊壁池之鑿也始於
濟令李公四維壁之樹也始於濟令靳公維賢相去纔
十餘禩而徂歲積霖成災池裂壁崩磚石蕩然今皇帝
二十一年秋靈門黃公應允來侯於濟進博士弟子詢
厥潰壞之端首捐俸金以爲濟士大夫倡告神啟土揣

材鳩工陶瓦於甄實工於篋塞蟻穴斂水竇障汙流而北注於射圃之左灣以永杜其害復議移池於內樹壁於外有方橋橋有周欄壁高七八尺圍匝三十步覆以陶瓦塗以丹牖東西兩坊對立相望而殿後左右羣齋亦次第落成勒石紀績公尋擢辰州府同驅馬南去公去而泮池坊壁在泮池坊壁興廢後不可知而斯石在然則後之士人淑公之澤戴公之德而知公績與斯石俱不磨也夫萬曆二十六年九月十五日記

文昌閣記 並歌

明劉勅

今上三十載維揚元雲李公祝來命濟陽視政之暇延大司農周公繼來相茲土於學之其方數十武當建文昌閣乃鎗崖堙阜驅石剪棘削汚壤塔高隅以門以墉乃棟乃宇力役不煩於民間經營即成以不日因置文島於止省而祠之以默祐斯文陰扶道脉益斯閣也信雲橫翠海水搖波長白掖左清濟西來把酒解纜可以弄白日而摩清霄誠見然一大觀也學博諸公走張生治法乞勅筆勒瓦石以揚美盛余與公辱臭味交挹清風久矣敢承耆老而作歌曰維揚美人何其賢摘詞染

翰名藉然逢人自號李清蓮片紙拱璧人多傳獨把銅符濟水邊鋤強剔暴民所天為起高閣白雲連森森桃李春爭妍從今甲第相翩聯李令文昌萬億年萬歷癸卯撰

移修奎星閣記

閔鶚元

余以督學之役道經濟陽清河澄澈襟帶城南蓋漢陽邱故城而金天會間之所置也其廟學創自大定倚西南隅距學數十武奎閣高聳則有明萬歷中李令祝所修築也夜宿田疇鎮人煙輻輳有臺焉相傳吾子在齊

謂處心人千古神往云竊以聖人過化之區武城絃歌距足相匹矧當

聖世右文摩仁漸義意必有出類拔萃之英尉然為邦家光

者不為殷殷冀之桂海胡君儒吏也補令茲邑課農桑修廢墜尤汲汲以振作人才為當務殆與余有同志者壬午秋以移建奎閣扶植文脈自余且丐數言紀其事稽天官奎於星紀實司文敷故五星聚奎載在列史非同無稽胡君按星躔揆地理順輿情爰闢善地而遷之其亦卓有所見耶已以去秋滂辨賑災自令以下夙夜

奔馳不少休繼理橋道工程刻無寧晷入夏河復浸溢
濬港穿渠補苴疏濬密於晴曩而奎閣之成即在啟處
不遑之日其急於文教何如耶夫形家者言余未之省
獨計胡君以培植文學之心為扶持道脈之舉知其為
來匡直鼓舞化導必有倍詳且切於修奎閣者而在奎閣
其明徵也至儒學李師秀牛宏儒捕賊賊魁衛防以陳
忠義及紳士高廷榕王湛王務智王士其等之始鄭原
衡等庀材鳩工相與有成胥為文教羽翼一書是以誌
不朽乾隆二十有七年季秋月日

曲堤鎮修建大成廟碑記並銘

元王士熙

語有之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
於斯也自堯舜禹湯文武皆制樂所以宣通八音作則
萬世者也帝王之德莫聖於舜是以孔子在齊聞韶不
知肉味天之高也地之下也有形則有聲合天地之中
擬德比道陶成萬物韶之不作久矣聖人於周室衰微
之時所以羨慕之諧和之至於不能自已也齊之陳氏
適異國而子孫昌者故韶獨存而歷山在焉豈聖帝寄
美於是乎風聲習俗繫乎人心致民於和樂之成化於

以丕變殆無似也况於山川之奇秀泉石之靈異聲從而起遠乎古典不知然而胥化之二聖人之漸摩齊民也良由是夫濟陽縣在歷山東北民物豐阜有居仁鄉曰曲堤鎮鎮之左有廢臺一所里人因而登眺遊息在宋金時周廉訪點洎王著作繪學稱表表周氏居第有黃太史遺墨因刻於石金大定間廉訪諸孫始作文廟貞祐之亂蕩無存者方今我聖朝同文致治熙熙浩浩儒生張友仁卓然有文與朋友琢磨攻業謀之彭溫宣差哈刺友教授杜琳鎮之宣聖廟廢圯興歎肇謀修葺僉言允之遂於故廟良隅附闕故臺購地廣袤二畝剪其蕪穢中起大成殿四楹像事聖哲以闕禮經講堂齋舍庖厨畢備櫺星門居外朔望有所肄業畢從二丁禮器煥然一新凡費楮幣餘五千緡鄉人知莒州事劉忠率府椽馬克敬醫士成文晃洎友仁伯兄友恕友欽樂助興工泰定四年九月落成我聖朝通祀令典遍於四方品秩不及雖十室之邑皆得作焉廣開學者來者不拒古者鄉飲酒之禮先立先師之位拜相抑揚飲酒以齒肅肅有儀猗歟盛哉里中之民敬必有先相胥告校

其進業將見鹿鳴之詩復聞今日矣延安耆儒傅澄有
功義事借友仁徵文於余敬爲敘述云爲狀記其興建
衛與立也來爲介紹濟南醫學提舉尹端也繫之以銘
銘曰天作高山靡靡而西濟水孔揚視海以歸韶音不
絕萬古熙熙聖人在齊爾魯言訓秩有禮文僭忒必慎
刻石章之有規不紊

重修聞韶臺記

明曹天憲

濟陽東北將一舍許爲曲堤鎮鎮北有聞韶臺俗傳

先師夫子在齊聞韶茲卽其地云臺不知所昉臺下舊

大成廟殿廡與黌宮同金廉訪周點著作王繪所刻

歲久而頽里人張友仁者葺而新之王廉訪士熙書碣

識其事迄今復數百年於茲矣廟宇蕪沒惟殘碣尙存

予奉勅來鎮武定濟陽隸分屬按志武定卽齊北境無

棗鎮去棗南三舍與歷接壤爲齊舊封明矣漢唐以來

先師過化之地俱必有建因築臺其間宋之衰微金在

分據中國學校廢墜雖濟陽邑庠之廟貞祐間兵燬無

存况其餘哉周廉訪輩生長於茲慨然有作非無據也

今特不可考耳夫韶之爲樂去夫子之時已千餘年矣

陳雖世守弗失然不過氣數音響之末夫子一聞至不
知肉味三月則韶之盛何如耶舜之德神於韶是故厥
後千百世尙能世其音韻致吾夫子聞而掄贊厥盛夫
子之德神於聞韶是故斯地雖兵戈擾攘學校廢墜之
時尙有想見當時之盛築建臺廟其間者然則夫子虞
舜殆與天地相悠久耶予往來茲地詢厥狀因陟臺巔
縱目四望和風麗日披襟拂袖鳥翔於木魚泳於川農
野耕而賈市集宛然想見當時聞韶之盛因捐貲檄邑
葺臺臺之巔舊有佛像撤去之臺下廟遺址建社塾數
楹歲時命鎮民知書者主焉俾環鎮弟子習句讀於塾
成予志者濟陽尹盧子鑑事竣來告成功遂紀其顛末
於珉用昭示夫來者嘉靖癸丑孟冬月吉

重修聞韶臺記

明劉世賞蜀人

粵自敬仲奔齊故齊有韶樂夫子聞樂於齊故齊有聞
韶臺云今濟陽縣東北三十里許有臺巍然寧詎非其
故址也耶第經以歲月摧以風雨基址堂宇頽然不足
觀也念吾君登臺吟眺仰而歎曰今之時去舜遠矣猶
幸有聞韶之地去孔子亦遠矣猶幸有聞韶之迹如此

寥落其何以祀無祀無誠無誠無禮竟可使廢耶銳意
任修之問費公捐其半饒於家者濟之問役董其事昇
諸良者經之中畫示勸篤謀務成於是靈基四楹窮閣
二廊窅窅燿燿奕奕堂堂驚目快心較前比雄而增麗
矣巍然者臺煥然者制神者妥焉祀者止焉祀不廢而
誠存誠存而禮與焉既底績謂余有事茲土宜
有言以諭來者余曰是臺之修也有三蓋焉而屋而祀
以增以飾沿代相承未之改也夫不稽古乎百世隆禮四
顧無際內宇肅然外亭翼翼不測也乎天覆地載忘味

三月二聖一心殊時不相沿乎三懿既備萬世不朽則
二聖無聲之樂將與天地同始終矣修是臺也其功豈
小補也哉公姓高諱時號念吾起家戊辰進士篤信聖
道迺將後人是大有功於名教也昔魯人作閔宮而史
頌其事顧余非其人焉敬因念吾之請而紀之萬歷三
年冬立石

聞韶臺記

明高時邑人

不腆濟陽隸於齊北境一彈丸地耳邑北三十里有居
仁鄉曲堤鎮鎮左有聞韶臺世傳先師孔子聞韶茲

卽其地云夫韶矣以傳於齊按武王克殷迺求舜後得
鳩滿封之於陳以奉帝舜祀厥後陳公子完自陳奔齊
其子孫德協於卜而能世其音響故韶獨存則夫子所
繇聞也而臺第不知所昉漢唐迭矣莫攷至宋以還則
有周廉訪洎其諸孫始創文廟之規於金至正間儒生
張友仁益飭頽圯之舊而式廓之遂於故廟良隅肇啟
大成殿像事聖哲講堂齋舍稱是於赫一時大觀矣
蓋惟炎漢以來莫不知尊崇孔子雖時代遞遷干戈侵
尋之後而是邦文儒蔚起競以興起斯文爲要務今遺
址遺跡數數見諸故府之簡豈以先聖過化之地而渺
無其祀其懿蹟者耶則是臺之作非附會之說亦非爲
是填見河伯夸鬪測度於萬一不可不事事是處有所
傳而信其說於庫一韶耳虞廷得之以洽神人舞鳥獸
協上下一聞韶耳恍若神游韶石之上舞臺之下而耳
聆夫天覆地載之造聲然則舜之德之神於韶夫子之
德非神於聞韶而胡以曠千載而真符也固宜後之人
鬱然深思築臺建廟而亦欲以其心之神直通於舜孔
之神歟明興垂二百餘年率治斯軌達高荆榛鬱爲蕪

漫此臺幾邱虛矣先是武德兵備使者浮梁曹公陟臺
搔擊嘖嘖起歎頹撤舊葺而更新之載建塾社數楹俾
郡弟子絃誦於其中顧歲久而廟社復頽祇以咨往來
者之蒿目也屬者兵憲漢陽尹公自河北移鎮武定誌
厥猷念夫旣敦長吏以提衡飭軍容於久緼巨細舉舉
廢滯具興大都其作用一準諸中庸不爲表表見長又
不一任寬仁政所揮霍率無爾聞而且沾沾文學風勸
多方今所若郡邑份份乎政教翊洽萬流仰鏡矣用是
游神疆域之中披練方策之上攬古鑑今而獨慨然於
斯臺之就廢也若曰今日之事我爲政有如一隅不舉
則闕闕扶佚之謂何而况先聖過化之區深者篤好最
大之事而令其頽覆若斯從此泯泯絕蹟乎遂毅然移
檄所司募匠庀徒分董其役榱桷根闈之腐撓者易以
堅壯丹碧黝堊之漫漶者加以煥飾臺廟垣牆靡一不
新過者色然收觀焉夫我公之意豈直新美其輪奐真
有默契闡韶之盛而以嘉與更始之典防民之淫佚而
導之正也昔人之言曰韶則亡矣而有未亡者存蓋嘗
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於天地之間者天籟也天

籟者和也生於人心者也凡我梓校佩衿之士登斯臺也盍亦思夫風雨旃幪之功繼今听夕黽懋相與含生氣之和道五常之用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躁柔氣不懾則不負我公轉移風化之意不然烏取所謂煥若神明一新舊規者耶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夫樂而不繼以淫此齊之得統於韶也儻士也而如敬仲之弗納於淫此夫善學孔氏者也而於臺有光矣是役也董其事者邑侯蔡君新侯黃君至方竣其事與姜祿咸鳩工之任故得並書萬歷甲午夏五月吉旦

石門仲夫子廟碑記

何明禮 蜀人

春秋魯隱三年齊鄭盟於石門杜元凱注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按地里釋則今濟南府長清縣西南也昔者先師嘗至齊問政聞韶紀魯論仲氏從遊所宿當卽其地而或疑於楚之石門縣或疑於秦之石門山或以後擊磬於衛而疑於中州余以禮部三黜淹齊魯屢過任邱思賢里石門橋祠坊表儼然又將深信不疑者茲纂修濟乘始知治北距聞韶臺四里

許亦曰石門肇祠仲夫子者為鄉民劉繼業與明經王
繼業等以家材翁子員王遵新等糾眾建置廟貌崇
闢廟宇生祠如都王廼喃且問余一言為徵余以質諸
衣江濟水之門固非牛馬其風姑置勿辨第諸君因石
門而景仲氏因仲氏而為之祠好賢之誠視當年動遭
譏訕何似則即與韶臺並峙不朽亦無不可顧余因之
有感矣當師弟轍環倉皇岐路之際夫且席不暇暖安
知一父千古有競祠之以為榮者余記之又以歎士之
遇不遇蓋不必斤斤求之目前也乾隆甲申春抄

善士郭英坊文廟禮器記

元囊加友 邑人

至正己酉善士郭英以楮帛六千緡因故人路基提舉
勾吳託鑄銅器百二十五積置竹豆四十有一刑制古
者不遺百舍而來悉上送官藏諸廟學以備釋奠之需
可謂允迪報本者也英字傑惠迪信古素履思誠其行
實之詳則見於進士王健所撰墓表其先陽邱人宗族
素居濟陽治六葉祖有仕至朝散者猶子思義朝列大
夫知秦安州致仕侄孫遵奉政大夫深州知州政震燕
南

邑令李捐修學舍積穀贍士碑記 明張文謹 邑人

有虞氏之治天下也命稷先於命契孔子策衛宮而後

教蓋古者士出於農民得其養即士得其養也後世士

半乏恒產子衿輩向道情深謀生計窮窗螢火凄楚

難言即有豪傑自負動曰無待而 能於饑寒困苦

中拔泥土而際風雲殆亦難矣夫 公宰吾邑造士

程能唯日不足而恤窮周急尤惓惓莫解於懷其賑貸

也重輕有等緩急有差衆心嗚嗚直以慈文戴之公復

然曰湯冒山氣士雖有瘳此旦夕計也其何以相待

於無窮乃倡捐清俸若干繕建倉儲穀以給困者稽其

數已幾二首石矣爰令吏役董其事以學博核其凡領

以春夏償以秋收無恡施亦無濫與出入以時恩波四

溢規畫既定公唯獨行其意雅不欲邀人知也及諸士

憲聞之始申報皆嘉予推服令立石以垂久遠而公仍

不自以為德也茲以晉秋官且行濟人難公之去扳轅

絕鞠擁溢街衢而多士之情較之父老倍切謬以不文

之詞勒庠序間片石嶙峋殆與峴山之碑同墮泪於無

極也天啟甲子夏六月 舊碑無李侯名以天啟四年

職官考之蓋李侯名作父也

瞻學田記

元李謙

聖上踐阼之初以十四事詔天下其九曰學校之設所以作成人材無學田處量撥荒閒地土贍給生徒所司常與存恤七月復申諭中外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曲阜林廟大都上都諸路府州縣邑應設廟學書院其瞻學地土德至渥也濟陽濟南之屬邑爲縣幾百八十年邑學近成賢令尹皆營繕一新具鄉先生翰林學士楊文郁所著瞻學記獨境內無遺田所以資瞻者未有以應詔教官之至率不能安席學者

亦裴回引去大德七年教諭章邱廉鏐至適城南清濟之泃水落而灘出廣袤二百五十餘步當市集詭器之地以之列肆可以致人而聚貨誠請於官月取儼直以資學則祭祀教養之費宜若可給且民不得私有收其利入學爲宜乃上之本路總管府及廉訪分司皆允所請符下縣起如令俾爲瞻學永業仍附入學籍千戶者有禁縣請記其事於石于惟自古人才之成未不自教養中來故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謂有莪者山河之潤澤育材者人君之德化

漢史亦曰土之美者善養木君之仁者善養士方制詔
勉學首及學田無者以閒田給之國家與士類期於
作成所在郡邑顧豈無倉廩府庫之實以給數十人之
日用哉意者錢粟之虞可蹙而不可常以土田賜之永
修可以無弊矣濟陽雖甚爾邑而地故齊境前代人材
輩出非以其教有本原學有根柢故耶今守土之吏寅
奉節條作新邑而又疏闢墟田以補助教養之需曰今
爲士者沐浴膏澤不至有口腹饑渴之害爲心害朝夕
得壹意於學將有博學洽聞蔚爲時望者出焉苟備員
諸生竊虛譽以貽鄉人羞是豈賢長貳所以惠淑之意
尙孰計焉毋忽大德八年月日

新建關廟碑記

明江騰蛟

故蜀漢前將軍漢壽亭壯繆侯累封忠惠英濟義勇武
安王生爲賢將歿爲明神垂今千五百餘年而英靈益
著卹大災捍大患恩威交浥洽於華夷尸祝而俎豆之
者徧都邑闐闐不啻與學宮浮屠埒而濟陽邑城獨無
耑祠其於民情祀典蓋闕如也萬歷戊申夏六月王之
邇人侯加乘來爲令三日覲於羣神詢知廟貌闕失狀

慨然曰茲土獨非民豈不亦賴我王以有寧宇奈何不
謀一巍然之宮爲春秋對醜地乎且吾固不敢以鄉人
故而私我王間者過東門之外吾見廢郵焉去敞空曠
是可廟也又青鳥家言左方青龍宜聳不宜庫庫而無
填文明所由闕吾於是築王之宮一用昭神貺二用振
地靈是亦邑令長所圖也其無不可乎謀於察佐謀於
衿紳謀於耆碩衆庶咸稱曰善侯乃捐俸錢如千緡以
倡而闔邑之父老子弟願輸財力者糜至遂以事屬前
鴻臚序班郭君夢麟經營之郭君獨慕思鳩工飭具

復傾私帑以佐不給前爲門門有題額入復爲門廣儲
之以其左右兩楹庇王駟從內爲廣除爽塏洞朗可羅
數百人中堂巍然穹窿靚深王與二子及裨將之像在
焉王冕九旒而指桓圭用封典也神色熒熒如生具覓
超逸絕倫之概令人可敬可仰堂後副以方丈室五楹
爲歲時虔事致齋之所且以憇過客遊者以不盡志郵
傳之舊前後各有翼室四周繚以堅垣凡費中金四百
有奇而出郭君私帑者居五之一而羸肇工於戊申冬
十月洎明年夏六月而告竣事蓋棟上承飛甍下俯碧

宇嶙峋丹楹焜燿邑若益而巖地若增而勝蓋廟成而鄉善得雋者二人前此四十餘年所未有也茲廟與有靈焉不第崇祀庶民足補曠廢而已繼今以往凡茲土之人興於朝者爲精忠不二心之臣修於家者爲貞白不變塞之士處於野者爲孝弟不犯上之民彊有作弱有立頑有以醒危有以安無日不傲王之靈卽無日不受公之賜將此廟興立廟者俱永永無射於民也哉若乃王之孤忠亮節雄武神威夫人而能頌之夫人而能感之茲無敢拾瀋履遺以輕黜其明至如侯公撫綏勞來爲功於國郭君忠順恕施爲德於鄉又當別勒貞珉此不備論者也敬爲誌其創建之歲月如此云萬歷三十七年秋九月記

城隍銅像記

黃流邑人

縣作城以盛民而城池之制後世因之壘石築土莫非人爲而天下之人神而事之者何居夫天地間無非物物無非鬼神炊爨有竈出入有門亦人爲也聖人列於五祀而不廢以謂有神焉以尸之况乎生靈散聚之所而爲之保障圍護焉者所恃城以爲之固也此之竈與

門爲孰大而謂無神宅鬼守於其間可乎我朝定鼎之初首詔天下以敬恭神明之禮而天下郡縣城隍之神載在祀典與境內山川社稷並重嗚呼盛哉濟陽城隍廟建在城內坤地像設森嚴如世之所謂官府之制旁列冥職各以奇形異狀之鬼侍之剡剡割陰刑備列入之者毛寒骨悚且若遊鄆都而閱蒿里然者邑人盟心矢願往往致禱於神而神亦爲之果報者屢矣莘人劉起以客遊寓此人有固財利以証其隱者起昕夕拜懇於神冀神其原未幾其人亦果死有未死者亦不免

於奇廟吁神之有威亦速矣起念無以答靈貺而彰元應也則捐貨傾囊市銅以鑄神像願力有不贖復請於衆以共成之鄉人強悍等謀於中尙義者曰起異境人也且能知所以報神如此則吾土產業神之庇久矣及不能盡心於此乎衆曰諾於是施黃捨利造炬香至不絕月而銅象錢積者甚衆及形範已成鎔化之日男女來觀者以萬計金銀簪珥之屬悉投於內像既成覆以黃金飾之鑿於廟中之正位神光奪目凜然生氣邑人爲之改觀是舉也銅以斤計者一千六百有奇

是以而計者二十有五城神之費工匠之需不與焉既
 而律等以完文請夫吳道子查地獄觀者成懼罪修福
 屠沽魚肉不集於市彼查固耳而人猶敬畏之若此矧
 城隍為祀典所載之神威靈赫奕有非嘯於梁燐於野
 者之比而又為此銅鑄金骨勢欲活動觀者有不驚心
 而曠日者幾希吾知後之人謂此像讀此碑知神之報
 應如此則幸念自作惡意不萌矣而一邑香火之地使
 吾不展之文得附其上以托於不朽固亦大快也故謹
 書沐而為之
 嘉治十四年七月

城隍廟置田奉神碑記

明尹亨邑人

城隍神宇之建肇自我皇明聖祖有天下之初岳瀆百
 神皆錫封號其前代不經之稱一切革去創制立法秩
 祀正明羣神受職各效靈應所以主典神天福寧億兆
 也綸音渙汗羣祀欽承惟城隍之神特隆以顯佑伯之
 封與風雲雷雨境內山川諸神均列祀典神主尤宜城
 隍為尊所以保障四境綏佑邑民也濟陽襟清濟而帶
 徒駭密邇會城寄北門之鎖鑰接壤無棣通歷下之咽
 喉舟楫之所輳泊輪蹄之所往來萬室托居百雉環峙

古諸侯之幅幘也城隍廟在太和門之南陽廟貌肅然不言而民化神采如生不怒而民威福善禍淫其應如響士民之承視尚矣舊俗民間結社遇春正元宵卽修醮燃燈近又增置廟田所以祈福保安瞻廟奉神也夫龍涎寶篆簾櫳銀燭蠟炬光耀豈徒踵鄉社之故事炫佳節之美觀哉良由無始以來受形之後心猿跳躑造孽深於曠海意馬奔馳負罪重於魏山天堂有路下闡提弗登地獄無門而愚夫日墮是以上帝宏好生之心元始開懺悔之路靈寶垂訓建黃籙之科儀雲笈布文說燃燈之法會沉淪六道者聞妙法而生天飄泊四生者望蓮燈而脫厄斯實迷海之津梁冥途之日月修道者所宜崇奉也奈何蠢爾衆生冥然妄作如蠶造繭徒自縈纏似蛾撲燈甘心焦爛遷善改過者幾何人哉社首蕭遷王之輔等夙種靈根特稟三才之秀同修善業欽崇正一之規約霞裾星冠之羽流誦瓊篆赤文之元典經聲朗朗上徹碧落之天門燈焰煌煌下照幽冥之地府昭昭玉帝鑒此微誠赫赫靈神降之景福幽魂滯魄仗良緣而超度妖星厲鬼憑寶懺以消除更新五風

十雨應祥順時玉衡正而太階平金甌完而邦本固敬
勒螭碣用表蟻烟萬歷十八年庚寅正月立

重修北極廟記

明江 南 邑人

濟之西去城一舍許務名小郎古邾城之西南雄鎮也
鎮北舊有北極真武廟距百步許緣無碑誌其從來無
可考香火之本雖歷時不絕而傾圮之甚亦與日俱積
戰君者一鄉之善士也瞻禮之敬久而愈誠而增新之
念勃然有感僉議攸同鬱成盛舉卜地南遷兆從其吉
中為楹三間一先帝於正位左右列羣帥渺然煥然真

所謂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者廟後立室廬數間命道士
二人居之廟東治地十畝俾供香火而遠邇之民朝夕
獻款戰君謀諸石公徵余文以識之南按極者至極之
地標準之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故易有太極
書稱皇極人君繼天以立極五事修焉於是乎歛時五
福用敷錫厥庶民維時厥庶民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於
是故天以清地以寧庶草蕃庶百穀用成麒麟郊遊鳳
凰時至雍熙太和咸用足臻否則極備極無凶于而身
害于而國故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是知善惡者人之

修也賞罰者神之柄也福極者君之權也人而修其善則神降之祥君錫之福否則罰焉極焉理自然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聖人神之神也神固無心於人而實有心於善惡也矧水旱札瘥所關甚大豈無故而然耶語曰作善降之百祥不善降之百殃又云禍福無門惟人所招是則君也神也其道同其法同其建極一也為吾民者勿蹈於極勿罹於咎相與保極焉是戰君之意也戰君名兢石公名晉前判秦州事請有助成於廟者咸載之碑陰嘉靖庚申夏撰

聞韶鎮改創土地祠記

明王良相 邑人

粵稽古天開地後隨闢焉其卦曰坤其德曰母蓋元紫所生萬物之祖也其神為祇亦無媪大而名黃地祇小而名神州亦名后土其非體物不遺洋洋赫赫者歟像而祀之無乃傲福木居士者之所為也雖然先王不以極已建矣德已正矣而廢神道之教倘亦俾民觸目儆心去逆惠迪乎濟城北舍餘有鎮曰聞韶吾夫子當年過化處也其士人懋於禮義其細民勤於稼穡春秋伏臘多遵古風事稍涉非道輒動相戒真若神明鑒觀不

爽也斯非夫子事人事神遺意歟鎮舊有土地神祠在塔之前爲土人香火之所歲久頽圯街民劉君可潤魏君守政駱君修山謀爲更新之舉懼力縮未敢驟焉從事會有張中丞之猶子應秋爾過此見其敗弊狀慨然捐十金爲之勸勸而後人亦各懲惡樂成於是移詣南門之坤陽廟交城邑而設宇神像肅然再新題以坊額使人瞻神之所在而必敬必恪也圖以崇墉使人知神之難于而勿疏勿怠也祠成劉君可潤等倩余記其顛末余曰方今教化陵夷風俗凋削裂檢踰闕者罔顧神明其或溺於淫祀習糾舊章金碧輝映自謂神而在矣豈知皇天后土彰輝分明不以彼之所爲而貸之耶吾夫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則此祠之建爲萬物昭報德之思正所爲義也敬也若曰乞靈冥漠爲煩爲黷亦猶夫媚神傲福之常態始非遵古道者之所爲矣是役也自春而冬厥功始竣約費白金百兩大抵中丞與乃子乃侄之功居多云

重修武安王廟記

明黃流

將軍先主之故人也恩若兄弟周迴兵甲間不避艱險

一時謀臣智士自呂蒙陸遜而下咸憚其勇無敢輕舉
易動以犯其鋒者後墮蒙計爲所敗嗚呼豈天不欲延
赤帝子之祀耶抑將軍之自取耶不知古今豪傑建功
立業固有幸而成不幸而敗者君子於此直謂天不祚
漢可也豈可以成敗論將軍乎今將軍死矣天下後世
想望風采至肖其像而神事之堂廟之設遍天下雖荒
涼寂寞之鄉亦必有祠以祀將軍晨昏香火伏臘祭饗
斯民奔走敬恭之恐後將軍何以得此於天下後世哉
觀其辭操之書有曰日在天之上以照萬方心在人之

內以表丹誠丹誠者忠義也將軍之忠如在天之日是
以照臨萬方矣天下後世之人所以祠而祀之神而敬
之有以哉濟城南隅舊有將軍廟建於元至正間規制
甚古中塑將軍遺像赤面長鬚赭袍金鎖生氣凜然傍
列二甲士執刃負盔侍左右濟人以香火敬事者有年
宏治間天雨浸灌廟既傾壓鄉耆楊惠等偕邑義士首
飾神像其費不令而集遂卽故址爲臺砌以磚石建舊
廟其上外周以垣防褻近也中建一門便啟閉也鐘鼓
有樓警晨昏也爐鼎有設焚香楮也復懸風鈴於簷角

濟陽縣志 卷之十
施粉飾於牆壁高明軒廊比舊有加真樓神之所也工
既成來請予記予方憂居情懷戚戚何暇於文雖然將
軍以忠義著當時而垂後世諸鄉耆重將軍之忠義而
爲之修廢舉墜以新廟貌視重財輕義慢神非古者不
同謹爲之記復作迎神送神二辭俾士人歌以祀將軍
其辭曰神之來兮何方風車雲馬兮于帝之旁長鬚赤
面兮金甲鏘鏘鼓吹喧闐兮設饌羅漿以佑吾民兮以
壽吾皇神之去兮何所鞭霆駕霧兮羣靈之府聲不可
聞兮形不可覩請於上帝兮福茲下土何以遺民兮和
風甘雨明宏治十三年庚申季秋

墜石橋記

明杜 熿 邑人

墜石舊有橋三十五年大水蕩然無存夫是橋爲燕齊
通衢濟青登萊冠蓋之客約車往來者日無停晷章邱
長山一帶郡邑麥米之輸於德州倉者率徑此橋橋崩
而道壅客有望洋之歎民苦轉運之艱於斯時而動蒼
龍元鶴之思不啻大旱之望雨邑令侯公敷政之暇捐
俸若干緡庀材鳩役踰月而橋工成長虹蜿蜒輪蹄輻
輳縉紳之經歷者坦若故道而不知誰之功也輓輸者

脫於旋濘之苦而不知誰之功也前之望修者何殷而後之享其利者若忘益信王道皞皞不足以博驩虞之効若此藉令以乘輿濟人雖日亦不足西向禮佛者衆矣杜生之記曰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於侯令之政亦然

重修杜家水口橋記

戴夢桂

直邑治北之三終所其轡隈環外道而無端者臚言曰土河河下而廣卽田爲濊所以吞吐名濊沃焦一方其道控崇期之巨達總四劫之微徵陰指歷下而陽走天

京絲筮蹠輪衝衝競亂其水盈縮無恒春涸則塗以堦秋靈則洶以衍冬洳則汲以滑刺船恐膠於涸而方枘實稽於行日嘗以傳遠設杠然櫛木蔭土廣不運軌長不瀾潄秋潦兼芥東去則漸車厲徒人極於棘杜君獻造觀顧周君祥以戚曰嗟翁其與而橋此矣發所儲以基命鳩餘費以合卒程材奄林穴山輦骨引日以滋積也乃屠洪荒以布基薄黃壚而壯趾長如尋之三必於盡塗寬及墨者再期無錯轂旬越若干浹而工訖空明澈而涵青萑窳環而映黛徒無漣甃車無濡軌薄薄僂

僂埜無畱行者四三年是爲正德戊寅陰沴結夏首越
辰角而不止洪流淼茫深射以武受不及灑積而上羨
衝風濺濤曹立山朴橋當其衝橫壑以梗洄渦激轉齋
入汨出襄其背者覆其高輪其趾者圮其固出者入者
頽者欹者漩爲坎者圻爲塹者行者之不能也咫擔弛
轡弭恹嗟翳路而杼者僦者乘水乘塗漁征人以自利
君復造觀顧弟經與周君以戚嗟發其與而橋此矣
華表翁仲確磴礫礐碣石具之凡廢者皆旁構而錯
之費與毀謀備四時暇咸勤以勸此葦乃革出者夷
之人者復之頽者約之欹者繩之墜之以實其坎屬之
以格其塹錮之以灰瑾滲之以客土而隱之以椎制之
廣狹修短也仍之而崇之固之精之也倍之石不礱久
以朴也檻不張助則墮也隆其背橫狀於騰虹桴其腹
規圓於暈月始於壬午二月四月終方其未橋也行者
病其未橋也逮其旣橋也行者忘其旣橋也至於橋而
廢廢而復也而後其往者其來者未至而戚其無已至
而愕其有躋焉而利其便過之而詫其能義其建仁其
心以誥其人而意其後於戲昔也毀余嘗道是而難其

復今也復則余下第春官復道是騎騰而上巍然若魁
陵削範突露神右橫流而淬之因歎也曰天下之水何
限當橋者何限富於其次者亦何限然彼方且營營方
且纖纖方且遺人而侔侔以自封之不暇而是人也方
且仁且義且數構不懈而益虔豈不適其適而適人之
適者歟徵人言方且識之况杜君之子詔亦下第而謂
余曰戴子子嘗道是而文豈爲我記之乎者耶

仕家水口鎮重修北橋記

王琢璞

是橋校之西者廣延甘烈然西以通東西之蹠趾此以

遞南北之往來其任均焉河嘴旁土久四面皆成隄限
人不能不蓋度西者圯或暫而假塗於此此圯亦暫而
假塗於西然宛折滯淫廢務曠時其棘已甚故其稠於
西也以塗適當其隘其繁均焉從來小有葺葺皆土人
因時肩之以非大振飭不書石乙亥夏秋間崇於霖灑
之不時劃然中斷古者與過旅幾同長江所限臨河之
歎孔爲鳴犢此以鉤腹於此冷尙文耆而好義與杜光
顯叶謀議復其故老關黎某佐之叩誠於附近諸村落
僥者拓貲窶者貸力石不輦山位置其替者土不舉遠

登躋其邇者因備於時暇播和於競勸丙子發陳謝序而工訖過者洋洋履砥道而省稽紆則舉手加額曰誰實爲此濟物者天必濟之與頰所誦故彼蒼所隲矣夫三人者大雄能仁氏之徒希心津梁是其木業光顯休於其鎮之所繇名猶曰恐蹈過佚爲高曾羞彼京兆氏者羣矣顛毛種種偷息視蔭寧不愉快而拮据茶租急於効瀆河之一捧遂以一勞底衆逸假修泚泚氏之術者耶大抵是橋基攢石而背覆壚爲渝甚易歷歲時當復煩任事者渠渠若常踵三人之義而心其心永劫可無虞也書石以鼓後之人諸捐助者鱗次碑陰

重修堞石西北二橋碑記

王守震

濟南
郡守

徒駭之水經濟陽縣治西北三十五里而近舊跨二橋於上曰墮石西橋曰北橋後易其名曰堞石鼎建之蹟紀於舊碑迄今起仆相尋中更凡幾乾隆辛巳壬午間河水溢出橋復就圯茂宰胡君倡捐增修訖工於癸未夏五謁余請記余視其津襟帶燕齊控引青登萊三郡車徒郵遞往來如織而郡東諸邑之輸漕水次者且於是求濟焉夫壘穴之潰及於江河小阨之頽礙乎山嶽

况徒咳經流之地洶湧澎湃不以疏之者障之厥害尤甚則二橋之修其任至艱且鉅功首繫誰耶晉武帝時河南尹杜預請橋富平津衆論不可及成帝舉酒屬之曰非君不立當胡君議修之始余雖往來諦視數爲擘畫而臆計工費之夥時日之需輒不敢預期有濟無何而雙虹偃臥一水安流上以體

聖天子恤民之衷下以極羣商旅徒涉之苦余兩載以來時厚之懷亦藉以釋胡君之力偉哉西橋舊十五空今又增以五高丈有二尺廣丈有九尺表十有四丈今增其

高之丈一倍廣不及一倍者尺表倍其丈之畸又六尺北橋舊高丈有四尺廣丈有六尺表十有六丈今之高增三尺廣增四尺舊十空今仍之而增其長各二尺以暢水勢計工數萬約費千金以剗爲因以繼爲始不墮前修之業永免踵事之勞余故專美胡君謂成二梁而諸政之平視此矣乃君且謂今茲之役稟承於太守儲力於氓庶祛橐於衿紱而董事於邑貢生陳來精衛于總杜凱等於宰乎何有余曰此韓蘇喜雨亭系歌之說耳然羣策羣力亦不可沒也遂并書之乾隆二十八年

歲次癸未仲冬穀旦

採石橋記

胡德琳

邑之水徙駭爲巨邑與梁採石西北二橋爲巨舊乘失紀徒駭疎也其橋則明戴觀察及王無瑕輩嘗記之垂百數十年前令邱公倡捐紹修訖成而公去辛巳壬午間水溢尋圯余方躊躇相度謀所固於久者會郡憲王公巡省河道見岸低堤狹股然以繼廣增高諭原委利害蓋片言決焉謹遵明訓督士民業業罔敢懈閱數月工次第竣白其事郡憲嘉勞我士民錫文貞不朽

既核且詳余方悚愧弗遑而士衆等復丐余一言固請不已余惟至變者水不變者地以不變制至變五行相勝之理固然郡憲所謂挾其要也抑爲治有目前之計有數世之計有無窮之計葺傾頽弭罅漏補救一時目前之計也堅岸隄鞏洞柱屹然不可搖數世之計也基奠於大勢晰於久勳以靜鎮險以易平陵谷滄桑一成不毀則以無窮之心貫無窮之運此郡憲卹民至意可舉一以概百而余率士民遵行於今日卽千秋萬祀猶將沐其澤於無疆者乎爰不惜贅言以告於後乾

以無舟漕浦可以無輿可以免馬馱之勞可以廢千金之軻請非一時盛舉與爰撮其始末用記歲月庶不終淹云爾乾隆十九年仲春月日

新開萬工河碑記

李璵邑人

昔先王疆理天下也區為畝澮畫為溝洫所以時蓄洩備旱澇使之無害我田穉者也三代以來制不盡同大要本此意為經畫而因地制宜民獲享無窮之福猗歟休哉厥功懋矣自後世濬導之功不詳水道於是乎多塞高原阜野漸耗無存至窪下之地類成渚澤有妨禾稼當春夏之交霖雨偶逮水溢陸梁幾無際涯維茲居民殆無寧宇若吾濟邑與同等官莊其最著者也邑侯郎公下車之初卽軫念斯地屢遭水患為之涉法利導捐俸錢六十萬僱民夫而董成之分為東西二渠東則因舊河而更疏濬其西則邑侯新創焉廣七尺深三尺相距十三里上至流水溝下至徒駭河厥工數萬其間經費凡幾倍焉而我邑侯皆以身倡之不傷財不害民其濬導惠保之功為何如者昔有其魚之慮今成樂土之鄉是實我侯之賜也夫我侯良法美政深仁厚澤固

不可勝紀今循堤溯流其惠愛我黎民而使之無害田
 穉者不啻與流而俱長矣正不僅為遵行疆理之遺意
 已也但恐久而泯沒無以傳示來茲何以著我侯之湛
 恩於奕禩也哉莊民傅好仁等願勒石以垂不朽而丐
 文於余余不辭俚鄙漫為是記雍正三年三月二十七
 日立

疏復哈叭溝碑記

李 瑛

粵自九河疏而水土平中國之可得沃而食者咸嘖嘖頌
 焉績不衰至其所以治之之術不過因其勢利導之而
 已夫前人者後人之師也觀於今之治水而益信蓋天
 下之水莫大惟海其次則為河河固與海通而引眾流
 以歸於極者也吾濟邑西偏距城四十里哈叭溝等官
 莊地畝其土黑其水勢下流常滌豬維北有大河名曰
 徒駭岸高水壅急切不能達父老相傳有傅先生者不
 知何時人曾以諸生抱負傾動撫軍行縣渠直達於河
 數十世之安居樂業民不為魚者其功居多日久壅塞
 不通一逢雨潦卽至浩浩蕩蕩橫無際涯稼穡為之淹
 沒廬舍為之傾圮居民被患者久之土人張荆玉董有

仕等不勝憂憫合詞陳懇疏濬歲在癸卯適我邑侯下車之初以好生之德發再造之恩遍覽形勢相其土宜謂是窪之水非一渠所得洩也開為二河其西則上自流水溝下至徒駭河相距十三里蒙我侯捐助清餘施錢六十萬僱莊丁而濬導之茲則因利乘便疏舊渠而使廣且深焉嗣是水不害稼民得安居固所謂師前人者易為力也然載大德以俱來被洪恩於無際實皆我侯之布厚澤於一方也即媿前人何多讓焉是為記雍正三年五月初十日立

新修槐李溝碑記

宮兆麟 糧憲

濟南為郡所隸者衛州縣凡十有七自會垣而北地勢漸卑古九河故道多在其處而濟陽尤為窪下每秋潦暴漲所在為澤濬縣之西南相距二十里許有曰槐李溝者一邑之水匯焉前者邑諸生張聖基張濬始因其地為小溝以洩窪水然尾閘未通旋以壅廢比年霖霖過盛地遂漫如樂潭而禾麻黍稻之場頓化而為荒沮湖汀黃茆叢葦蔓延難圖野鷗水鳥之屬據以為宅余承

濟陽縣志 卷之二
觀察二東履其地而怒焉憂之繼又持籌漕政駐防德州
時心爲謀焉適胡令德琳因溝洫舊址相其勢之高下
而疏導之以隨時宣洩自邑之馬家營下匯趙家支家
二河由王山家溝達於徒駭計長一千六百三十丈有
奇使潦水有所歸宿不至汎溢平地而民亦得以及時
種藝安其恒業又卽其處建設石橋木橋各一以便往
來是役也邑令首捐俸以勸而紳士鄉民張景崧馬繼
玉等前後出資爲助凡閱數月而工竣夫守令爲親民
之官其典利除害固分所應爾乃往往視爲故事而不
之恤今胡令獨以水清之操却苞絕匪且惟恐民力之
或竭爲之割臘而割腊以資於成亦庶幾古循吏之風
乎於是撮其顛末而爲之記

新建槐李溝石橋記

胡德琳

邑西南二十里許有溝曰槐李地居槐李窪及槐李莊
之間其得名大約以此康熙五十七年悟約張生聖基
始就本約剝開小溝以洩窪水繼富約張生睿於

今上御極之十有五年稟之舊令曾公復行修濬故一名張
家溝當是時下游憚於興作工中道止以是稍患淺狹

長僅三里尾間不通其衝又夏口之孔道也向無輿梁
潦水至則漫溢橫決農夫耨耒而嗟行人蹇裳而歎遠
近苦之去年秋余以鄉約馬繼用白相度疏導上自智
約馬家營下匯趙家支家二河由王山家溝以達於徒
駭計長一千六百三十丈有奇寬四丈深三四尺不等
首尾排豁奧如曠如旣念溝益深廣民猶病涉復倡捐
清俸俾士民張景嵩馬繼玉等董其役生等踴躍惟命
始議架木東西之衝因溝之前後各莊弗胥便且懼其
易朽也擇地南北疊石爲梁其孔五高六尺寬倍高十
之四長視寬又倍之約費白銀五百金經始仲春越三
月告成生等磨石精記不取泚齋三載雨遭水患日
夜思所以補救之術惟廣門溝梁修治道路橋梁爲先
務茲幸惓惓之懷大白於上庶而諸生等之盛公趨事
也爰泚筆書之以爲好義者勸張生景嵩即磨子能繼
父志且悉此溝顛末云乾隆癸未清和月日

新開如意溝碑記

高之璠 邑人

邦國水旱豐歉之數雖曰天時實賴人力之備救焉邑
河之巨者三帶於南曰大清枕於北曰徒駭襟於西北

曰夾馬若萬工流浪白浪諸渠縱橫糾互其間而據上游以敗我則齊河之倪倫趙牛也爲地黑窪十之五白土十之二二性十之一沙十之一鹵十之一以是雨贏而歲歉水豐而禾儉一值霖一嗷嗷待哺至轉徙溝壑者有之長民者曰固然惟愚民亦聽諸無可如何之天也庚辰冬 邑侯胡公泣茲土甫下車問民疾苦一革浮役也一剔積弊也一鋤強禦也一卹孤弱也一握膠庠也駸駸乎利興而害祛矣越明年秋大水浸滄十之七明年秋又水浸滄十之五而西北約莊爲尤甚侯曰

於戲邑之利害有踰於是者乎其敢苟焉以事事於時車一輛馬一騎夜被一囊書冊一束役吏共數人奔波泥塗渾渾中悉心相度寢食野田草舍間數月不少息勞之淺深輕重與戶口羸縮纖悉羅習臆上其事兩載俱邀賑卹靡一夫失所而於河道之源委脈絡支分派別尤歷歷可指諸掌焉爰具稟 各憲於三岔口分工築隄障倪倫肆毒以清其源更率僚吏士民於萬工溝東新開支溝者三爲蓄洩計其一自萬工南北河頭遞小太平等莊之南至白浪溝而止其爲長也丈計千六

百有奇寬計二十尺深四五尺有差其一自小太平莊
東北遞哈叭溝南亦至白浪溝而止其爲長也丈減十
之二寬深約與前等其一自萬工溝東西接藥王庄之
溝尾遞大太平等莊之南亦至白浪溝而止其爲長及
寬深約等減十之二復於白浪溝東直接溝西大太平
南溝尾新開支河者一其爲長也丈幾二千寬深約等
於前下接楊家河頭而止自是出楊家河至支家橋尋
舊跡而濬築之工約與前等自支家橋至山家河溝
濬河尾而統歸徒駭二亦與前等其自山家河上接
楊家支家趙家等河與槐李一溝並疏濬至杜家水口
而止減深通無滯焉通而觀之原原本本經緯錯綜條
理井然有並心力而俱繪者以是沮洳之區胥變膏腴
今歲雨水建饒而下由徒駭以注諸海秋禾大熟麥亦
及時播種居民大愜其願合諸新渠而名曰如意由一
溝二溝以至數溝其快意若不可終窮也而屬余一言
銘侯德且與齊濟臨界奉長生祿位以祀縣佐葉公履
衡承侯命盡力溝洫戴之亦如侯焉嗟乎我邑人識之
乎今之所謂如意者皆我侯不惜任勞怨以成之者也

侯固不求人知而恩膏則與泉流俱深矣然則長民者
其可曰非我也歲也而謂人力無補天工哉爰不憚縷
析以紀俾來者有所考焉乾隆甲申月日

邑令解德政碑記

艾元徵

余自家食時日賦役繁興桑梓凋瘵披吟之暇輒馳思
冀黃諸循良謂安得復見今日起殘救弊爲斯民登衽
席耶旣而射策天家備員史局遂不獲躬親民社乃
於同譜中得觀表邑侯解公丰姿玉立可掩映數百人
至抵掌時事慷慨論列復毅然以天下爲己任私心竊

忻慰爲吾榜慶得人且爲吾邑慶得慈父母也蒞任
凡三載善政纍纍筆不勝書諸比臺薦剡凡數十上且
夕行膺內召邑中老幼撫今追昔喜懼交集喜侯之登
我衽席又懼侯之不久爲孔邇也釀金伐石欲垂千秋
不遠千里微言於予曰當鄰寇颺起殺人以澤貴誰是
葺圯城聯村堡以保我赤子者供億游加催覘之微如
雨誰是一力擔當多方撫字使憚人於鬼醫瘡剡肉者
且也我有子弟維侯教之我有桑麻維侯膏之至謂社
讀約興學舉孝無一念無一事不本諸實意豈惟憚君

子民之父母亦其天性然也亦無使尊若帝不若若鬼
五尺童子皆得仰其情於上疑城鐵案片語卒及庭下
數十百人一時罷去邑苦諸繇役胥吏藉以爲市侯首
議調停公務不費而閭里無追呼擾遞馬供應不給則
科及於民富者疲於奔命而貧者苦於鞭扑株連蔓引
境內騷動侯量加工料而民安焉至若棲息城頭荷戈
待旦陽侯爲災申詳蠲恤其一切實心熱誠誰非起殘
救弊爲一方造萬年之福者古龔黃諸循良真非見矣
宜乎民之喜懼交集而不忍忘之耶夫規矩度而日用
有成器律呂協而鐘鼓無忒音後之君子聞侯風而
焉率由者踵其芳變通者師其意康衢鼓腹之民羣堵
而日之曰此皆當年解侯遺法也民之思之又寧有極
耶卽予之邀侯光於同譜者且奕世矣順治七年歲次
庚寅季春吉日

漏澤園碑記

明東思忠

張侯於邑之際地建漏澤園一所計縱橫五畝二分廣
中爲穴繚以垣題以匾盡收境內遺骸瘞之且虛餘穴
以俟方來者侯名鏜字孔韶陝之渭南人以太學生尹

茲丁亥政修事舉廉慎自持綽有令譽成化壬寅夏

高處士讓地記

何暉禮

余纂輯濟乘既成編趣歸裝在卽有以邑人高家模讓
塋穴事爲言者家模惠政四子也出繼兄後素孝友惠
政甚愛憐之其長子家楨季家材延術士卜新穴得諸
家模舊產地二子謀償之價辭曰咄勿復言我地卽若
地其使人聞之謂阿兄弟同胞我也二子不獲已白
惠政臨以父命強委之家模跪泣曰父以兒出繼弗請

兄弟視兒乎兒罪大矣割一券楨材泣持之再拜而
噫孝弟庸行也財產糞土也而古今載兄弟交讓者若
卜式盡以田宅財物與弟陰慶推居第田園與弟薛包
自取田園器物之荒朽者王商捐財分異母諸弟也李
孟元推所有田園與叔子就也此外落落不概見至以
鬪爭聞者無虛日然則讓穴一事寧不足多乎哉孔北
海讓梨艷稱於後良以孝弟天性有不以細而可忍者
假令人知友讓則鄉皆孝子國胥悌弟親親長長宇內
太和垂戾不作堯舜之化理此而已矣其何道之加焉

抑聞星卜家言兄弟為劫財之神故謀財忌之其以矣
 天下古今之為兄弟者也盡若高氏又以知其術弗驗
 而其書可焚矣亟書之以為析荆圖蔓者風乾隆甲申
 首夏書

跋濟陽縣新城記

張爾

按金天會七年宋高宗之建炎三年也建炎三年劉豫
 以濟南叛降金篇中言節制相公來守是邦者豫也明
 年金以豫知東平府節制河南州郡篇中言移鎮東平
 卽其時也金又以豫子麟知濟南府篇中言都鈐公留
 知濟南府事式遵嚴君之治者麟也則是邑之建劉豫
 父子實主之時宋南渡已三年矣穆仲之為此碑絕不
 及國事而微而能章約而能該其人亦可思也

跋濟陽縣創建縣衙記

同上

邑作於天會七年而縣衙之建則在阜昌八年阜昌者
僞齊劉豫所稱元也宋建炎四年金立劉豫爲齊帝稱
元當在是年其八年則宋之紹興七年金之天會十五
年也豫既專制此土故碑中紀始事日月用之然是年
金執豫廢之故作記時稱天眷元年卽阜昌八年之明
年也君同置奕人切瞻烏正此時矣是作口齒歷落去
穆仲新城記不有間乎

曲堤塔記

同上

據唐麟德初僧道宣所上神州塔寺三寶感通錄云齊
州臨邑縣東有觀塔云是誌公所營四面石獸石獸
殺可畏周滅法時令人百千挽出終不可脫亦無有損
今在彼云濟陽本析自臨邑道宣所指必曲堤此塔也
誌公當宋武帝時多居江東道林寺明帝五年後此地
已屬拓跋其果建自誌公與否不足深辨獨是唐初人
已謠言毀時事其爲宇文氏以前物可無疑耳俗傳對
遲恭監造無稽之甚而人或誤信之聊爲拈出一洗其
陋予又嘗疑濟陽城西廢城址是故臨邑此亦其一證
也

重修濟陽釋迦院記

同上

釋迦院莫詳所始要是釋迦如來威神之所建立龍驕象逸失於擁護瑞相漸隱堂草欲深時有長者子某人與比丘等七十人共於此中修佛三昧瞻矚悲仰誓請重現復有諸長者子各出珍寶身力以支以飾以芟以彌於是瑕者堅敬者平缺者增陋者華若釋迦如來復按指動地而出之者居士張爾岐周觀而歎曰諸長者子諸比丘之於佛可謂勤矣吾觀世人護惜財貨倍於身命爭智角力於一鎰一銖不肯暫休乃能得此百千

萬億以爲檀施莊嚴佛土此必夙植善本不帶慳根來者也不知諸人當念佛時見何勝義而倡斯舉以何者名爲檀施何者名爲莊嚴更以何者爲釋迦禪院得勿執此金碧嚴飾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以爲釋迦殿楹門庶臺砌堂塗以爲禪院施聖塗朱龔石搏土以爲莊嚴以爲檀施若然則是以福澤利益一身多身者爲勝義必以哆哪連珠起止舌端者爲念佛也世人飮聞功德一說希冀念熾懸意遙祈當其舍時純作取想如持物予人左手一石索予一而索十卽竭其頭目血髓以爲

檀施不名爲善不獲功德何以故不實相故慳根不
援故予不敢輕量諸人謂其決然但自究惟百千萬念
中有此一念此卽爭多權寡積習之所轉變進與佛法
爲市者也使其當念佛時返念自念見大釋迦見大禪
院起心莊嚴時於扶護正法生一切喜於利益衆生生
一切惡惡心內圖不作佛想念念相續乃至返顧毛髮
支體一可恡本非我所亦無可捨我觀是人於世間
法一無染著卽名持戒於諸讚淨事無不生揀別卽名
等一念直入不爲貧富有無之所回屈卽名精進不

捨有爲而得無相於諸緣心了然不起卽名靜慮貪求
煩惱累劫蔭蔽一旦破除元明默發卽名智慧是一檀
施波羅蜜兼六波羅蜜也此人一念所起卽有無量佛
土卽有無量能含衆生來生其上卽有無量七寶應其
分給此大禪院示現其中如一微塵乃至院中一土一
木一微塵一虫蟻各各發心與此一念對舉合流無有
差別何以故能忘功德故有功德由前所陳責償如來
者不知如來舊有精舍千三百區琉璃作地旃檀成林
尙自嚴淨可居請各持去本所施物不至棄下索宿也

由後所陳忘功德者使我親見釋迦問最初方便時我必答言我選圓通檀施第一敢曰此有爲法也試觀天監皇帝竭四海力以奉塔廟不免初祖之所訶責乃法華會上童子壘土畫沙釋迦親以大白牛車載之而去釋此二事我言不謬也諸人中倘有利根必能薦取吾言圓義頓義一時攝入不然者且各各念佛思結吾舌衆曰不敢謂然不敢謂不然於此有石齋出虎邱請以語之必能轉譯此義

慈光寺重修大殿記

同上

濟陽廻河鎮慈光寺重修大殿工旣竣將刻石紀日月寺僧某與檀施者某等以文爲請寺距吾廬五六里予數嘗遊覽見舊碑稱大慈光寺視諸禪院者有異意其經賜勅額考尋其始竟不可得其碑之近古者爲僧知澄至治二年重修功德記記中但詳營築勞伐其於建造世代不概及末云寺緣之肇興替之因有道先生文石具在有道先生不知何人其所爲文石必有足徵然已不可復見矣對峙左方者爲普光元明大師慧順行實碑亦知澄作慧順者當時寺中主僧也詳二碑所

列宮室之崇閎象設之精好與夫法屬之蕃衍亦云一時之盛矣夷考其時元主方崇尙釋氏詔寫金字藏經御史觀音保以題罷建佛寺見赦上之所好如此其盛固宜也殿東榮有隆慶庚午郡諸生王瑁碑云寺創於宋重修於元方瑁作碑時尙尙及見有道碑耶抑亦意爲約畧之也寺東南里許敗石累累爲寺僧藏蛇處其塔有稱特賜紫號雄辨大師明通者與楊學士文郁同時學士與之遊塔旁卽學士所爲碑也又有僧興濤塔曼滅云明昌四年立明昌爲金章宗元上距宋南

二十餘年而慧順行實碑所載法系自開山真教大師而下一傳者曰福再傳者曰興則興濤正第三世其謂寺創自宋者得之矣有明三百年寺僧無顯者亦無大營建唯萬歷中僧悟論募置長明燈購大藏經作室貯之及置寺田五十畝而已其室盧遊觀徒屬誦誦之處以視蒙古時當什不逮一也至崇禎甲戌德藩輦藏經去歲在庚辰大祿僧徒散亾田既荒蕪燈爲盜所竊轉售他所其所謂毘盧之閣方丈之室夷爲平地唯餘佛殿六楹及旁列觀音地藏伽藍祖師四祠又皆敝

漏不蔽風雨金碧之質黯銷無色僧某孺然以羸病之
 身寄命於老屋破甍之間者積十餘年順治甲午乃矢
 誠募化力新大殿增拓重檐琳宮既成色相復飾以其
 餘貲改鑄大鐘維彼四祠以至門垣尙俟後圖唯力是
 視而某輩能指其所有倡衆糾貲以副其請均可謂難
 矣予欲采伽陀章句盛陳福果以相誇厲其事自具彼
 法何煩增贅欲舉所聞孔氏之說以告之又何異對越
 人於黻冕而進俸穀者以芻豢也姑綜所聞見盛衰大
 概俾刻之石俟後之人知此寺之既墜地而復漸起者
 某某之力也斯可矣

新濟菴文序

同治上

錄吾邑大夫士文若詩自金元訖明清歷代二卷題曰
 新濟菴文以別於故濟也蓋自濟陽改邑而以前
 微臨邑南微爲濟陽地異故封矣而不得投其文以爲
 重章邱臨邑又各有其文亦不得於自爲一邑之後遂
 錄其分隸二邑之府之文則錄新濟菴文以新濟菴
 始之年爲序自初自金天命至明崇禎年皆五百矣
 茲所錄者代爲人人與篇於家之子曰若爲乎

其蓋此也金之學茲邑也其俗尙可與也時已有楊君
烈以制賦登進士矣進士李仲熊輩備建所學矣周康
訪點王著作繪知好黃太史遺墨刻之石矣元受之其
俗尙亦可知也時則存楊文郁以好學薦知制誥修
史矣其伯父珪以易爲專門之學而學士蔡神所
楊杜三先生者又其所嚴事者也囊如歹之同知制誥
修國史景蓋之爲中書左丞張珪之爲兵部侍郎
者以進士致顯位至於張炳發身吏事耳而
高卷派友人儒生耳聞都臺碑稱其卓然有文苑
薦材於耶律中書云皆天民之秀有用於世者濟陽
輔之亦與列焉此其盡儉荒但誕不辨行墨者乎乃今
損齋獨以一表一箋一記一詩傳其爲進侯也多矣有
明三百年文教覃敷邑中人覽書者六十餘人而明經
不與其著楚爲文章自信不朽者必不止今茲所存黃
戴諸人寥寥而已也還志務實昭學行卓然邑中人士
不能舉其片語高貢士咸亨矢端一論明天編昭人紀
至令天子動容稱嘆亦極偉矣而文逸不傳黃中丞臣
斥張真人於嘉靖崇尙方士之肆豈不有功名教而僅

以二三語傳餘可例知矣奈何乎其盡此也不盡乎此而所及見者盡乎此乎第據世所見勿歎矣墜而已及今錄之而止於此夫今不錄也後世將錄其止此者而莫及也昔之君子能其所以爲文章使其散落不收無以示四方面遺後世非生其土者之責乎吾所爲爲斯錄也吾更因是錄而有感矣濟卹下邑五百年人之生茲土者不知其幾也而若人獨以文傳也文之不可已如是也五百年人之生茲土爲文以傳者又不知其幾也而或傳或不傳乃有文不傳而人傳使數百年後之人幾幾乎欲傳其文而不得者若而人也文之不可情如是也則讀是錄者得無有不俟終篇而畢然以思慨然自念其業者乎

